

聊齋誌異

卷

陸

聊齋誌異卷六目錄

連瑣

單道士

白於玉

夜叉國

西僧

老饕

連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泥鬼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附錄

聊齋誌異卷之六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々，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却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窓上，向

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杙登望、吟頓輟、悟其為鬼、
然心向慕之、次夜復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姍、
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
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壁而續之曰、
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
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
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
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

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驚、所吟乃妾
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歡生泉壤、楊
欲與歡、蹙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歡、促人
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則雞頭
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隻鉤、女俯首笑曰、狂
生太囉唆、笑、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縷、
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
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

女、驚問何來、因以寔告、女乃去線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鹵牕、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歡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窓

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
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窓上有曙
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
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
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托
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見最後一頁、細字一行云、
某月日連瑣書、笈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
大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卷挾之、楊

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寔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歡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窓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恒終夜譁大為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浸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凄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生王某掇巨石投去

大呼曰、作態不見客、得甚好句、嗚、惻、使人悶損、
吟頓止、衆甚怨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引去、
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
泣曰、君致惡客、幾赫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
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杳、由是月餘更不
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
子褰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
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惡、

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妾、
頑念清白齋、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
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
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夜來早眠、
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達曙、女臨去、囑
勿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
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
闔門語、聞有人撾石撾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啓戶

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蜩毛、逸喙、怒咄之、隸橫目相
仇、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
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
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
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
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
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鑑影、王嘆贊
不釋手、與楊畧話、見女慚腮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

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停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赴、妾寔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寔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辨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

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悅至夜
女果携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
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
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
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
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交接後君必有二十
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着衣起又曰
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

血女卧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
日之期、視妾坟前有青鳥鳴於樹頭、即速發塚、楊謹
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
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
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行、日既西、果見青鳥
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
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暖處、氣休々然、細於屬
絲、漸進湯飴、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爲座上客、單每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得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恡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之、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

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中、思左道
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跡、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
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印跡、
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
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
一盞、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
几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納袖中、韓聞其異、
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搥、城門頓闢、因